

墨餘

毛祥麟著

錄

下

進步書局校印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三目錄

南海生

程序伯零墨摘存

藝蘭說

沈君烈

伊密之

窮庵夢隱記

栗毓美

石幢

邑厲壇

河豚毒人

五龍將軍

汪怡

奸商通盜

解襪之驗

淫祠

露香園顧繡

石洞繡鞋

臘氏故墟

一夢三十年

未冠

大宜公遺事

風月談資

九峯結脈

夢證去來

雷擊公廨

江寧古碑

漕倉古井

再世善緣

三菴志畧

語藏

獼床

吐火神龜

董文敏降乩

西醫

契丹二寶

記許靜山夢異

虹橋相遇

大橋

包立生

蒙古狀元

判訟窖金

豫圖

災膏

洋商租地

白氣異星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三目錄終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三

對山書屋原著

南海生

南海某生。負氣節。篤交遊。而以直談人過。不為鄉里所稱。咸豐間。遇亂。棄舉子業。隻身游戎幕。南北數千里。無所遇。後客楚北某帥營中。一夜步月出帳。見武士五六十人。相與論刀棍生竊聽久之。曰。法未精也。武士相顧見其文弱。皆笑曰。秀才豈諳刀槩事耶。生請角技。一人起執長矛曰。以此為戲可乎。生曰可。因亦執一棒。武士曰。慎之。有傷勿悔。生曰。姑試無妨也。手既交。武士盡力擊刺。生則視所攻而徐應之。意甚閑適。既而乘隙進步一擊。中其股。攻者遽撲地生謂眾曰。來來。眾忿各執刀仗環攻生。左右進退不越十笏地。而棒之所及。五六十人無不失。仗者眾乃駭愕求罷。生曰。今亦知槍棍之不以力勝乎。凡棒長丈二。手操其中。前後餘各五六尺。手動寸。則兩端所展可及尺。動尺。即可及丈。臨敵而常側身。其所備者。縱有七尺。廣止七寸耳。蓋惟手之上下左右。近在六七寸。故力專而握固。以拒則堅。以擊則破。昧者徒用猛力。力竭則心怯。神搖所以敗也。眾服其論。生喟然曰。雖然。此一人敵也。所學尚有萬人敵。諸君既未可與言。甚至名公鉅卿。亦難索解也。奈何行將逝矣。遂去不復出。

雨蒼氏曰負才不遇千古所慨然以天下之大例之恐如南海生者正無限也

程序伯零墨摘存

嚶城程序伯庭鸞博學能文兼精繪事道光戊申余於洞庭顧夢鄉寓齋晤談竟日今兩君已登道山昨於童詒孫茂才處得序伯小松圖閣零墨文情綿渺筆意簡括惜僅數十頁復如碎金恰恐日久易湮因略脩飾摘取五則入是錄以為雜組焉

藝蘭說

蘭生深谷與眾草伍不求自異也而其香清遠有獨潔之操春時山中樵蘇者捆載過市資以獲利好事家設花會相與爭奇於花之形似大抵以瓣之似梅似荷似水仙者為上素心則次之四者外概置勿論余於世俗所品惜不能辨惟領其馨逸之致如空山岑寂忽逢幽人相契無言兩忘形跡而已客有過余齋者書於瓦盆叢雜中指一莖而說曰此異種也緣瓣白而瓣悉抱心現值已應若干金明年復發值更數倍復數曰僕之癖此深矣而久無所得乃予得佳種而不知貴負蘭實甚矣余曰然然天下之相需迫而相遇愈疏者豈第蘭哉且如子之所品第者取其貌而遺其神論其似而失其真但形跡之求肖幾馨逸之不聞余誠負蘭而子以世俗之所貴貴之果蘭之知已乎否乎夫以值之重輕定品之高下猶懸千

金以市駿。好名者或趨之。獨潔自愛者將聞而遠引矣。子其何解於是。蘭耶。客嘿而退。茲存其說。藉以告世之藝蘭者。

兩蒼氏曰。但為世俗所貴。即非雋品。而凡人云亦云者。亦決無真賞矣。生才難拔。才更難。悵望千秋。覺天下事之相左而不相值者。大抵如此。此猶小焉者也。

沈君烈

明太倉諸生沈君烈。名承號即山。少負異才。當萬曆之季。古學衰替。而獨治經傳古文詞名。與金沙周介生。晉陵陳伯玉埒。皆為毛孺初一驚所賞拔。謂君烈文不宜科第。而有英靈之氣。沒必為神君烈亦嘗言立身無傲骨者。筆下必無飛才。胸中具素心者。古端斯有警語。其自負如此。天啟甲子。秋聞報罷。遺病旋卒。明年乙丑。孺初為中丞。駐節吳中。搜其遺文付刻焉。君烈元配顧繼配薄少君。字西真。於其沒也。賦有悼外詩。至小祥酌酒一慟而絕。遺孤猶在襁褓。張天如溥名之曰忱。育於京師。九歲而殤。張南郭采有張殤童壙志銘。蓋指此也。少君詩凡百首。而佚其三。天如又刪十六。實存八十一。計見國朝趙天羽寄園寄所寄中者。惟八首。朱竹垞明詩綜僅收一首。王述庵司寇脩太倉州志。稱有楚泣集。而篇數未詳。汪靜厓婁東詩派亦祇存十二首。至嘉慶辛未。彭甘亭徵士始訪得原詩首數次。第手書評有沈痛

款烈如擊燕筑如叫巴猿等語。州人黃金臺。因於道光丁酉。以彭書泐石碑。王元傑重鐫。續志云。按少君既邀旌表。入祀節烈。而君烈則久傳。疑為要神。今祠宇乃所舊居。春秋祈賽。士女駢闐。例以柳州羅池香山海院。知往事固有。不盡誣者。惟孺初人無足重。而稱賞之語。竟驗於後。豈衡才別有慧眼耶。抑何識精而鑒神也。然而君烈之文。亦因是可知矣。故特揭而書之。

雨蒼氏曰。乍陰乍陽。平叙中自有矩度。末借孺初作收。起訖尤為一線。

伊密之

漂陽伊密之才。氣象上明季之佳公子也。喜蓄聲伎。嘗以三千金聘玉素雲。於吳中。色藝為諸姬冠。一日忽有山東傅生。投刺請見。閨人以非素識。却之。不得。然後見。既見。不及他語。但曰。山左傅某。聞公侍姬中有素雲者。艷傾宇內。願一平視。公其許之否乎。伊逡巡謝曰。勞君遠涉。茲請少休。得徐議。傅復慷慨言曰。某數千里徒步而來。無他。讀也。公幸許我。誠當少俟。否則無過留伊首肯。傅始就座。時日已暮。即命酒。數之數巡。後燈燭輝映。環珮鐃然。侍女十餘輩。擁素雲出。見傅起立。凝睇久之。數曰。名不虛也。此來不負。因即告別。密之堅挽之。傅曰。得親傾城私願。已遂。豈為飲食哉。不顧徑去。伊怏怏如有失。隱識此生非常流。既而曰。吾何

愛一婦人而失國士。即乘駿馬追及之三十里外。挾以俱歸。禮款益厚。一夕引之入曲室。錦綺華縟。供張悉備。乃揖傅言曰。君來雖出無心。此中殆有天意。今吾以素雲贈君。此室即洞房。今晚即七夕也。傅辭以義不可。且嫌奪所愛。伊曰。君何疑。贈姬事自古有之。念君不能致佳麗。以吾粉黛盈側。豈少此女。且以君為丈夫。故有是舉。乃效書生羞澀態。耶語未畢。侍者已導素雲出拜。傅驚喜過望。既留逾月。伊又為之治裝。食物外更資以數千金。傅歸。安然為富人矣。無何。閹寇肆逆。明社遂墟。我國家定鼎燕京。有誣告十舊姓。蓄具謀者。密之亦為所陷。猶以平昔之惠人多為之地。而久匿山澤。昭雪無由。時傳值朝廷開科。已由大魁。歷清要十餘年間。遂躋宰輔。密之得間。寓書問起居。適傳扈蹕出都。素雲發書。始知伊尚未死。驚歎流涕。如感心疾。傅歸。即謂之曰。妾幽憂善忘。不知母家安在。傅曰。卿豈忘諸乎。若伊密之者非耶。曰。然則密之又安在。曰。痛遭冤禍。家沒身亡已久矣。素雲曰。以君一介寒儒。豈無生人之累。乃得專心向學。坐致顯通。此恩諒不忘。設密之而至今在也。將何以報。曰。苟及其生而報之。身且不惜。他何計焉。乃以書示傅。傅閱竟。方沉吟間。素雲即截髮與誓。曰。脫不能報富貴。何為傅。乃徧謀之朝士。將同申奏。會以告許者多不實。天子察前十姓枉傳。遂乘間以請。於是密之得蒙恩返里矣。方是時。傳嘗跡伊所在。專使邀入都。密之復書峻却。且言某昔

日之施君今日之報前後之事既奇彼此之心交盡自茲以往君為熙朝重臣某為山林逸士兩無所憾不復相見也傳與素雲得書後俱歎想不置而時論亦以此益高云

雨蒼氏曰一施一報看似適得其平而於贈姬事尤奇突具此胸襟手段直欲叱石崇然惟無所為而為故卒食報於其後此與查伊璜遇吳六奇事相亞第論所報則吳固優於傳而如伊之峻却所格其磊落處不又高出伊璜一等哉

弱庵夢隱記

余自甲午冬始游武林其秋先夢携家泛舟溪路幽遠旋登陸經一郵亭少進得僧寮憩焉有頃步庭際彌望皆桂林著花甚繁而無香氣既覺涼甚有老僧衣以僧衣自顧宛然一頭陀矣繼有家人輩跡至熟視若甚訝者余笑曰游戲耳反之何難乃易衣出回視寺額則青弱庵也明年乙未業客杭矣復夢行深山忽逢古剎依然青弱庵入之虛無人最後一室有老僧趺坐見客不為禮但占偈語四問解否余唯唯又占一偈仍不解僧數曰何鈍至此旋書前偈納坐側鐵笠中授余曰去去相見未必無期也懼然而醒繹之歷歷自疑有因而其地則徧訪無知者是歲五月游南山行次恍有悟詢之土人地名小里安叢莽中尚餘敗礎則且往庵址也時如白樂天到匡廬草堂山色溪光骨還我舊歸檢舊志載明時有僧契靈

曾於此所松為柱縛竹為梁覆以箬葉寒暑不出暑名青弱庵後恢其廬易名且住是何夢與境之適相合也豈於此庵果有香火緣耶慨余年且四十於道茫然加以阮塞之遠精爽日去致所授得都不省憶宜為老僧所呼但不知相見之約即於是游了之耶抑所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為者實耶鈍根人於此幾無處生活惟思潛翁在根歸根語益感喟不置云杭僧松光青雨合寫弱庵夢隱圖歸余因更述此時別南峯九閱月矣道光丙申十月二日忘牧居士記

雨蒼氏曰夢夢也不夢猶夢也且住者不住之辭也居士作一夢頓忘一夢宜為老僧訶而踐所夢始釋所夢老僧其遽許之否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今吾故吾是一是二謹防石頭路滑莫怪豐干舌饒但捏得虛空粉碎方與言真實受用耳

栗毓美

栗毓美山西渾源人曾官東河總督居處出入必携一木主一楮衣自隨主無名稱但書恩太太初栗少孤貧富室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讀同室臥起兩無間然居數年將合牀一夕盜忽殺翁子栗醒呼眾集視則室局如故無跡可蹤羣疑栗栗既不能辨翁痛子甚鳴於官官亦不能為栗辨論抵有日矣女固有才色同里富人王某先嘗求婚於翁翁以意

屬栗弗之許。至是復請婚。乃始以女妻之。婚數日。王某意甚得。因謂女曰。若弟殊可惜。余以前絕吾婚。不能無憾。乃以重資募劍客。本欲殺栗。不謂誤中。乃爾。今幸栗將死法。若又因是得歸。我願已償矣。奈汝弟何。女聞殊自若。翌日。婉告歸甯。則逕入縣署。號陳王某。語求雪栗。冤官即提王鞠之。某以詞鑿有證。不復能隱。乃出栗於獄。見女公堂。女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為此者。以君之冤。非吾不能雪也。今既白矣。身已他適。不能復事君。仍歸王。則冒殺夫名。何以自立於世。計惟一死為宜耳。即對栗。自刺。栗感其義。遂苦志力學。致位通顯。然以女故。終身虛正室。又以女與已分已絕。而名無可正。因特謂之恩太太。立此木主奉之。緇衣當時囚服也。杭州許孝廉。汴綠。嘗為余言。惜遺其女姓。夫栗之德女不忘。宜也。至女以萬難代白之冤。而卒能奮不顧身。以伸其枉。信所謂奇烈哉。

兩蒼氏曰。女之事奇。不詭正者也。栗固宜祀女矣。而主僅書恩太太。則非。蓋女於久居甥館。婚且有期之栗。禮雖未行。分已素定矣。翁以殺子之故。控栗而改妻王某。卒之殺人者。是王非栗。則栗之婚翁固不願絕也。且王以圖婚之故。欲殺栗而誤殺翁子。致以其所疑似者。陷栗而娶女。此固翁父子壻女之仇也。在女雖候委身。然與盜却何以異。不謂之夫也。夫固有栗在也。而首仇人以雪夫冤。奇在業陷身於虎穴耳。其事固甚正也。然則女可

無死乎。曰此在斷是獄者之善為處耳。女惟未達此一問。故言仍歸王。則冒殺夫名。栗亦有所未達。故謂分已絕而名無可正。我不知其所謂絕者。果孰絕之。在栗諒不忍矣。絕自女。則栗如路人。既絕分於栗。必將正名於王。夫雪路人之冤。好義者或勉為之。若致夫於法。以雪此路人之冤。則不特無是女也。攘羊之證。有亦安取乎。故曰女之事。奇而法者也。栗之祀女。則是其不書聘室。而僅書恩太太。則非。

石幢

同治四年。西人於新聞北首。浦江邊築一石幢。四方而上。銑周圍各闊丈餘。頂上兩面各鐫漢文得勝軍三字。身嵌石刻番書。四面各一。外以巨石作柱。繞以鐵練。莫識其用。或曰此因壬寅歲得入上海通商。遂彰以為功云。

邑厲壇

明祖初定蘇松。邑民錢鶴皋聚眾抗命。大將軍徐達獲之。檻送京師。臨刑。白血噴注。太祖恐其為厲也。遂令天下設厲壇。祭錢鶴皋等無祀鬼魂。邑有厲壇自此始。我邑向建壇於北門外。每逢清明。及七月望。十月朔。迎城隍神至壇。賑濟孤魂。謂之三巡會。其隨從儀仗。頗盛。觀者咸集。邑人捐助冥錠。堆積如山。即於壇所焚化。晚始迎神回廟。自通泰西諸洋商。地租西。

人毀壇起屋名其處曰一里街蓋不知本義訛其字而仍之也今壇設南門外神赴壇即回其儀仗亦非復舊時之盛云

河豚毒人

醫家張麟祥字玉書有聲於時求治者踵相接日得金數十家頗裕而供饌之盛可擬貴官凡遇時鮮異味必以先嘗為快一日出見肆有河豚責問厨丁何不市庖謂此似越宿物或不宜食張怒曰此我素嗜爾何知庖即往市得六尾急烹以進張呼弟與子同食食時極口稱美獨盡一器有頃子覺唇上微麻以告張張曰汝自心疑耳我固無他也遂乘輿出診診至第五家忽謂輿夫曰速買橄欖來河豚果有毒果至初尚能嚙頃之口漸不能張輿夫急昇歸入門但呼麻甚扶坐椅上僅半時許氣絕矣初死面如生旋聞腹鳴如雷偏體浮腫色漸如青靛繼而紅繼而黑則七竅流血焉同治丁卯二月三日事也弟與子食幸不多張歸時已吞羹水故得不死初以其餘饋戚之同嗜者顧某時正欲食聞張耗即命棄去工人某曰生死數也食何害遂私取食食且盡稍頃自覺舌如針刺口漸收小知有異急自飲便壺中溺飲已大吐遽昏絕閱時始覺醒時有一猫又食工人之餘即腹膨如鼓死按談苑言河豚瞑目切齒其狀可惡治之不中度食多死棄其腸與子飛鳥不食誤食必死登州瀕海人

取其白肉為脯。先以海水淨洗。復浸之。暴日中。上壓重物。須四日。乃去所壓。傳以鹽。再暴。乃成。有李太守者。製不四日。即去壓。俄見其肉自盆躍出。蓋惟性重如此。以故毒甚於漏脯。東坡直得一死之言。本是一時戲語。人奈何以口腹易軀命哉。若張者。亦可以監矣。

童叟原曰。昔人言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余於是物亦云。

五龍將軍

同治五年。秋冬之交。黃河潰決。堤傾千餘丈。江蘇巡撫李鴻章。飛飭運司丁日昌。興工堵禦。時舊日西堤。全行沖倒。南北深塘。有四除築壩基外。尚賸口門二百九十餘丈。深恐冬寒。工誤。致礙春耕。丁公親詣北壩。大王廟虔禱。十月二十日。工次忽顯神龍。方頭虎尾。四足五爪。直至壩頭。萬目共張。無不稱異。詢黃河船戶云。係五龍將軍。當即延之入廟。逾時倏不見。嗣是風日晴和。波恬浪靜。遂占得占。不五旬而合口矣。考祀典。高郵州志有五龍祠。在治北二十里之清水潭。宋嘉泰間。郡守吳鑄建。明洪武元年。知州黃克明重立。其地堤岸舊時最易潰決。故特祀之。宋人曹張遠有廟記。極言神之有功於河防。丁公搜尋陳蹟。果於潭鎮。迤東有廟三楹。額題古龍王寺。詢之上老。知即舊祠。上塑龍王五。中坐五龍將軍。時廟宇雖漸蝕落。而神像巍然。因特稟請中丞。奏加封號。更新其宇。頌額以誌靈應云。

汪怡

汪怡。邑諸生也。以孝友稱。有子名文博。年甫冠。而怡卒。怡妻因其孤也。殊惜之。文博性本剛燥。復因恃愛。致失色。養一日。偶詈其母。入夜夢父責令。張口跪以刀割去其舌。至曉。遂不能言。視舌本如故。而共稍平。乃手書其事。深自痛悔。順事其母。踰月。又夢父謂之曰。汝能悔過。可還汝舌。醒遂能言。後入邑庠。至老奉親甚謹。

奸商通盜

嘉慶間。海寇蔡牽乘潮劫掠。延近內洋江浙各口。巡防甚密。時邑有好商。為利所誘。每以食糧火藥潛濟羣。而詭計百出。緝捕無由。一日某行中。發挑皮蟄數千。自浦下船。內有好飲擔夫。息肩酒肆。擬以擔中蟄下所沽。乃取一枚去泥殼。不意內皆火藥。偏驗皆然。通市喧傳。聞於巡道。即飭縣嚴拏船戶。刑訊之下。供與闊書稅行賄通。已販數次矣。乃治船戶罪。闊書顧某。及行夥徐某。立即收禁。後顧費金鉅萬。徐刺目稱廢。始得並釋。

雨蒼氏曰。藏之愈深。發之亦愈巧。天乎人乎。奸應喪膽矣。如謂酒能成事。此擔夫當酌一大斗賞之。

解穰之驗